說世上不可言妙法　是人間未多見清才

鄭浩千*

竺摩大師與浩千居士　檳城三慧講堂．1970年代

竺摩上人二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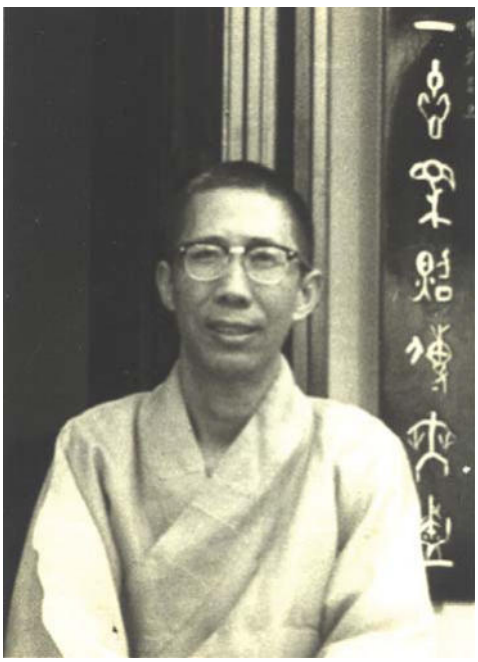
檳城雖是一個小島，但文藝風氣很盛，早年孫中山先生曾在此辦過《光華日報》，至今猶在，它而且是北馬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中文報。康有為、汪精衛、郁達夫、葉公超、張大千、徐悲鴻、趙少昂等都曾在檳城小住，留下不少題詩或畫作。

竺師南來後，不但成為檳城佛教界龍象，也成為文藝界的重要人物。書畫家到檳城舉行展覽，一定會去拜會竺師。竺師通常都會盡量抽空去參觀，而且也會訂購一小幅展品表示支持。

我到臺灣唸大學之前夕，有幸得到竺師鼓勵，舉行以“出國深造”為名的首次個人畫展，藉此補助四年大學費用。竺師為我選畫、題詩、題展覽布條、邀請開幕人、撰文推介，還親自到場用一張紅紙寫上“竺摩法師欣賞”率先訂購我一幅蘭花以示支持和鼓勵。

有一次竺師與我在新加坡舉行聯合書畫展，他的許多畫作祇供欣賞不出售，而書法

* 鄭浩千，馬來西亞中央藝術研究院（Central Research Academy of Art）院長。祖籍廣東惠州。早年師事竺摩、趙少昂。英國牛津聖喬治大學美術博士。曾作環球之旅舉行個展一百四十多次。1992年由中國美協、中國畫研究院、徐悲鴻紀念館、北京畫院舉辦個展於北京中國美術館。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



作品在開幕當天就被訂購一空。主辦單位安排竺師晚上書寫幾幅對聯，次日到會場一掛，又被人訂購了。第二晚竺師勉為其難地再寫了幾幅對聯後說：“到此為止吧，不寫了！現在我很想去吃雪糕哩，我們去吧！”

竺師愛吃甜點，除了雪糕、核仁糖、花生糖，還有榴槤，都是他所好。

我每次在他書房作畫，他就會備好茶，取出一些甜點零食放在一旁與我共享。

竺師偶有閑暇，便會邀我到他書房寫字作畫。午後他小睡片刻，我則仍在旁作畫；待竺師醒來，他看到我舖了滿地的字畫，就用心地看一遍，即給予評語。竺師當時靈感一來，使提筆在我畫作上題詩，一氣呵成；或在我的畫上添加幾筆，成為合作畫。

竺師感情豐富為人隨和，一些信徒或學生請他題字作畫，老人家總以鼓勵的態度看待，通常不加拒絕。但求墨寶的人太多了，他覺得吃不消了，有時就會一面寫一面說：“書債永遠也還不清啊！”竺師對朋友都很友善厚待，對學生門徒也有自己的規矩要大家遵守，若是違背他的諄諄教誨，他也會怒目金剛地加以責備。

若遇上雲破月來時，竺師就會古往今來天南地北談個痛快。他喜歡談蘇曼殊愛吃糖愛吃冰的故事。他曾幾次向我分析作夢的夢境，以及當年在港澳時期的許多往事。

有一次我因感情的事深感困惑，向竺師表露自己想出家的念頭。竺師對我說：“披上袈裟事更多！”

有一次，檳城舉行“同樂會”，有商展、歌舞表演等節目，我邀竺師同往欣賞。竺師看了一些新潮歌舞表演，覺得有新鮮感。在歸途車上，竺師講了一個魔女跳舞迷惑佛祖的故事，談了一位從中國南來定居檳城的畫家喜歡演平劇的種種趣事；還談起弘一法師往年曾演西洋歌劇的事。

有一次竺師約我去畫一幅八尺大畫。我依時到竺師書房，他正舖好一張八尺麻紙準備磨墨，我從他手裡奪過墨條要去磨墨；竺師就是不肯，笑說：“你作畫而我磨墨，有甚麼關係？”

竺摩大師青年時留影

竺摩大師七十歲法相

竺師對我這個門徒經常不分彼此，平易近人處讓我親切而極深刻地感受到他“真”而且“善”的方方面面。

說世上不可言妙法
是人間未多見清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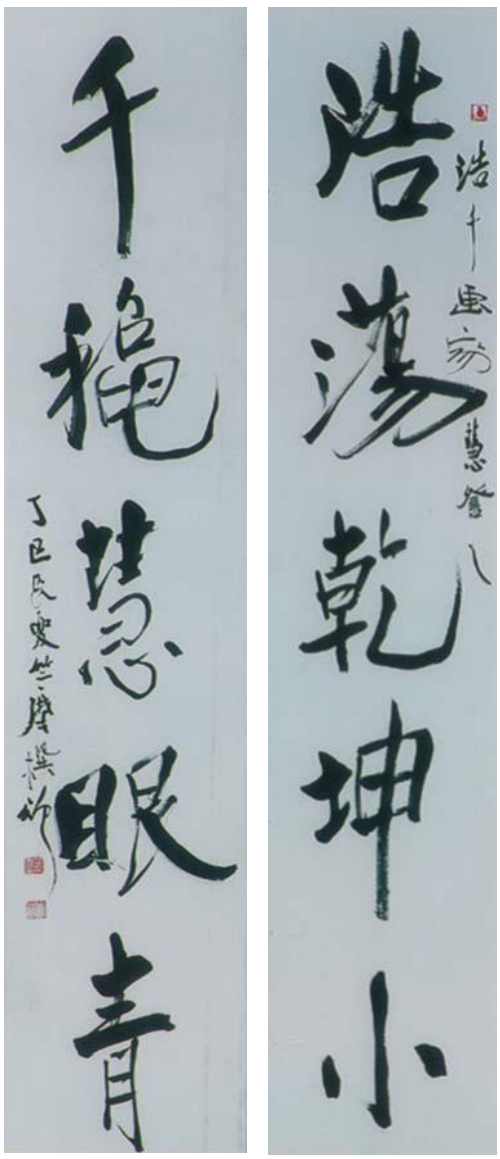
釋加牟尼佛在《華嚴經》裡說：“菩薩求法當於何求？當於五明處求。”所謂五明，就是古代印度的五種學術。其中“內明”是佛學，“聲明”是文字語言學，“因明”是理則學，“醫方明”是醫學與藥物學，而“工巧明”是指美術、工藝及科技。

佛除了要弟子們學“內明”之外，還要學習世間的多種學問，因為佛教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精通各種學問，自然就成為接眾的方便法門了。六祖慧能說：“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能使他不疑，便是自性現。”也就是實踐“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真正體悟佛的從真出俗思想。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造成“佛畫”的興盛，名家輩出，其中不少是出家人，歷代畫僧中，如法常、羅窗、靜賓、巨然、子溫、圓悟、慧丹、八大、石濤、石谿、漸江、虛谷等，以各不相同的風格，在畫壇上大放異彩。

梁寒操先生曾說：“近代曼殊、弘一之後能繼其緒者，捨竺摩其誰歟？”

竺摩上人，浙江樂清雁蕩山人，俗姓陳，民國二年生，十二歲由乃師白雲長老剃度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次年，其師祖萬定和尚帶他去拜見正在福慶寺閉關的弘一大師。竺師伏地久久不起，他對弘一大師之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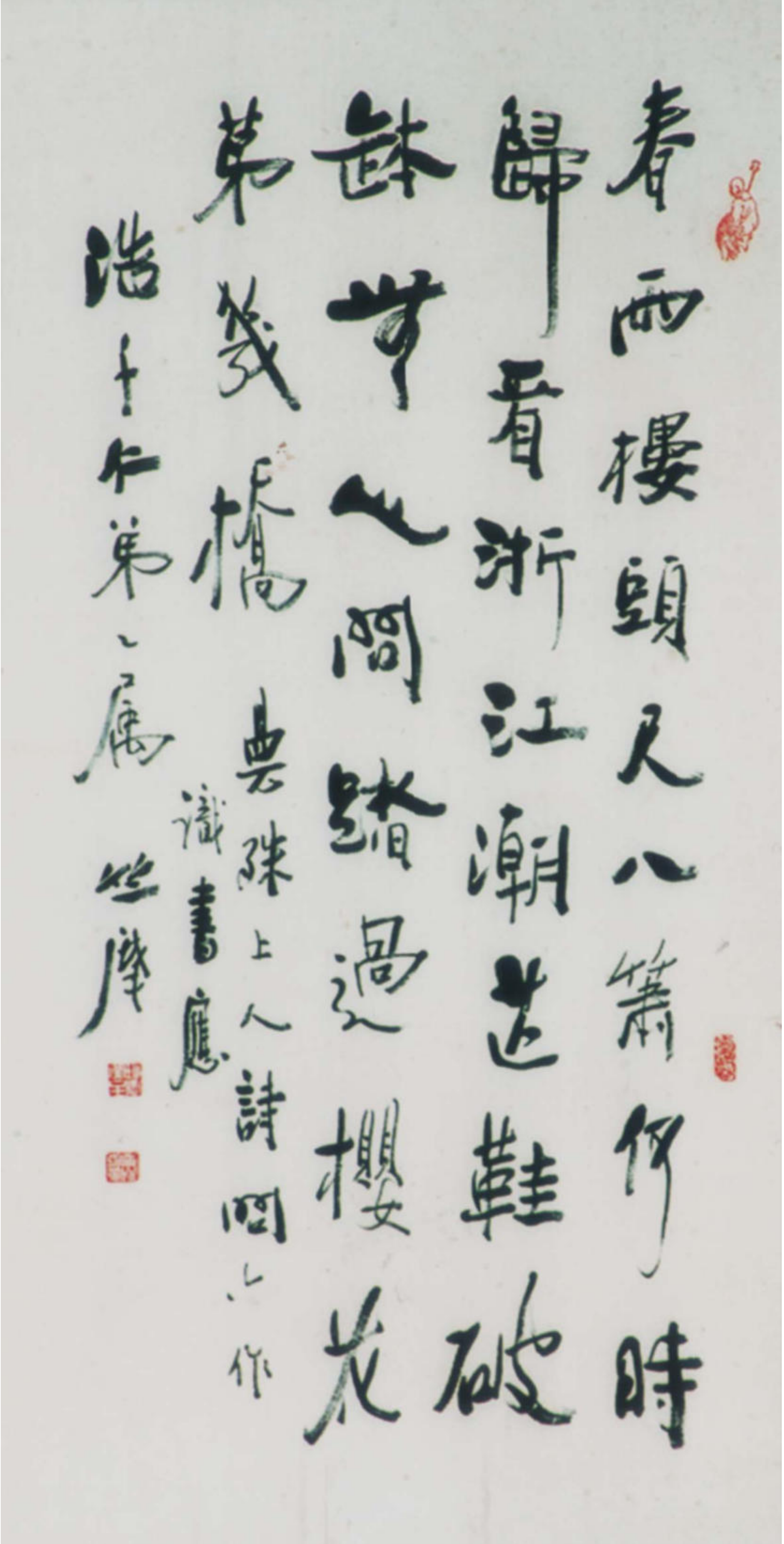
仰可見一斑。弘一大師曾寫了一幅“息惡行善”贈與，令他畢生珍愛、懷念。

竺公聰穎過人，對深奧的經典，皆能過目不忘背誦自如。十三歲那年，由其剃度師白雲上人推薦，到著名的寧波觀宗寺隨侍方丈根慧和尚。一日，根老在寫法語，寫到“一爐縹緲篆煙起”，正苦苦思索續句時，竺公突然脫口接着說：“百鳥啣花遍界香”以應。根慧上人驚歎其敏才，便刮目視之。

十八歲時，竺公有機緣親近太虛大師，由於資質不群，甚受虛公器重。

曼殊、弘一大師皆雄於詩文，竺摩上人亦然。他深入經典，著書立說，或講經說法，皆以輕鬆幽默出之，而又富於文藝氣息，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年，蔡元培等人提倡“以藝術代替宗教”之說正熾，竺公曾為文說：“藝術與宗教是各有其獨立性的，並不需要更代。這因藝術的靈境，祇是一種偶然的觸發，很容易消逝的，不如宗教上所獲之靈境，是可以持久不失，作為精神上永遠的安定。譬如我們見到一件藝術作品，心靈上不期然起了美感也會隨之消失，若是從宗教［此處專指佛教］修養上發生的靈感，那是永恆的存在，便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所以藝術是藝術，宗教是宗教，不必以藝術代宗教，實際上也是代替不了的。不過由於藝術的修養進入宗教的修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
歸看浙江潮芒鞋破
缽無人間踏過櫻花
第幾橋
曼殊上人詩

立“佛學研究班”從事教育、培養人材的工作，當時高劍父正避兵澳門，某日過訪功德林，看到上人的屏條書法，覺得很有創意，便說：“你能寫字，為甚麼不畫畫呢？”又說：“我向你學佛，你向我學畫好了！”從此，兩人過從甚密，關係介於師友之間。當時高劍父曾以枯藤蒼勁筆法以“莫問有無法，已空生滅心”一聯相贈，又在許多題贈上人的畫上題款“竺摩上人吾師”字樣，於此可見他倆已成為忘年之交。

養，把藝術功夫視為宗教功夫的前奏，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基於此點，故宗教徒對藝術，對於有素養的藝術家，應該要採取尊重的態度。”其精闢獨到的見解，獲得學術界的重視與贊賞。

勇猛精進的竺摩上人，二十歲自閩南佛學院畢業後，更積極從事弘法的重任，在許多刊物撰文發表己見，極力鼓吹佛教改革。文字的因緣，使他與當代著名的詩人、畫家、文士都有密切交往。

約於民國二十八年，竺公在廣州參加了嶺南派大師高劍父、陳樹人等所發起的“清遊會”，每逢週日雅集，會友們以詩文書畫彼此交流。不久，竺公受邀到澳門功德林創

竺摩上人的畫，得自高劍老薪傳，早年所作，多有劍老遺風，蒼莽樸拙之間帶着一股“禪境”與“忘塵”的“寧靜”。有一幅山水，畫的是隱約可見的幾艘漁舟在彼岸淺灘間停泊着，遠山迷濛，有蒼茫荒涼之境，用筆似是大排筆揮刷，氣勢磅礴。高劍父在畫的上端題了“寒江晚泊”四個大字，又落款“三十八年殘臘，劍父”。另有劍老題上人〈杜鵑啼〉一幅是：“杜鵑枝上杜鵑啼，啼到天明日又西；口血欲枯心力盡，春殘絨口不如歸。”詩畫相得益彰，至今猶令人印象深刻。

在書法方面，竺公於甲骨篆隸行草都下過很深的工夫。他融合各家筆法，寫出不食

其自題〈古寺歸僧〉詩云：

山水爭留翰墨緣，
十年行腳事如煙。
孤僧一杖歸何處，
又到楓林夕照邊。

平生甘淡泊，
是以入禪林。
詩句聊舒意，
文章豈計名？
百年原一夢，
松間坐月明。

上人“山居詩”中的淡泊生涯況味可見一斑。

上人早年赴美州弘法，舟過太平洋，曾有感懷詩書贈筆者云：

倚立樓船上，波光蕩四圍。
遠山青入黛，斜日碧沉輝。
濤急鷗欲沒，風高雁獨飛。
天涯煙水濶，飄泊幾時歸？

人間煙火的境界，飄逸而蒼勁，字體大小長短呼應生動。有時他在行書中偶爾滲入一兩個甲骨文，不但不覺得格格不入，反而相映成趣，耐人回味。

有人稱上人為詩僧，也許我們可從他的詩中，更能瞭解他豁達飄逸的個性與追求崇高境界的理想。

他的〈天涯行腳〉詩云：

竊此自由身，羲皇以上人。
生涯依一鉢，行腳過千村。
山水詩中畫，煙花夢裡春，
利名烏足貴，道味此中真。

寫景寫情皆意境深遠，令人低迴咏歎不已。

民國三十年，上人首次在澳門聽松館舉行書畫展時，高劍父、葉恭綽等曾撰文推介，名噪一時；又於出國南遊前夕，在香港舉行畫展，時梁寒操參觀後即席揮一聯皆曰：“說世上不可言妙法，是人間未多見清才”以贈，推崇備至。

竺公受邀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揭幕典禮，又應檳城菩提學院之請，前往講學

弘法，便毅然飛錫南洋，益弘教化，行腳所至，受到熱烈的歡迎。上人與各方大德組織大馬佛教總會，創辦大馬佛學院，擔任佛總會長十多年，任佛學院院長迄晚年，雖然年事已高，平日仍忙於撰文講經，為佛教教育工作不遺餘力，而少有餘暇作畫了。

筆者有幸於少年時代隨上人習藝，雖然鈍根，而每於菩提樹下納涼閒談，或於禪房硯邊揮寫之間，也多少沾溉慧澤，得益匪淺。為此謹就所知略述一二，以表景仰。

［以上文字，是筆者於1990年所寫，發表於1990年5月31日臺灣《慈雲》第167期六月號，距今已二十年餘了，應澳門《文化雜誌》主編黃曉峰先生之再三約請索稿，謹鈔錄郵奉。上人往事歷歷如在目前，重閱猶覺珍貴！］

詩書畫三絕

一彈指間竺公上人已圓寂八年［此文寫於2010年］了。竺師於2002年2月4日示寂於檳城三慧講堂，享年八十九歲。

竺師畢生弘法敷教，培育僧俗人材不遺餘力。竺師於講經說法之餘，辦雜誌，寫文章，辦佛學院，忙得不可開交。

雖然如此，竺師尚以其餘力，致力繪畫、書法及詩詞，不但是一位受到海內外佛教界敬重的“才子僧”，也在藝壇贏得詩書畫“三絕”的美譽。

竺師雖示寂多年，但他留世的佛學著作，書畫詩文及培育僧伽人材的“馬來西亞佛學院”及諸多道場，都無時無刻地在發揮其弘法理念與精神，光耀世間。

我每見到竺師的書畫，腦海中就會浮現他那一襲袈裟、飄然獨立、臉上露出拈花微笑的形象，浮現他臨池揮毫的時刻，滿紙淋漓，墨香撲鼻。

我何其有幸，少年時代有緣得到竺師教導，在詩書畫方面皆得到啟蒙，在漫長求學的道路上得竺師各方面協助與教誨，師恩永世難忘。

竺師的詩，早年受其師芝峰法師的影響，他曾在二十二歲時為文說：“寫舊詩也不必拳拳服膺斤斤乎聲律與韻腳。”“實際我們還有無窮的教義待深造，無上的事業猶未做，時間也不容許你那樣去推敲雕琢。”

竺師欣賞寒山、拾得二大士的詩，認為他們的詩“就是少顧到形式，故顯示真如理，象徵人間苦雖深刻，當時也曾經像歌謠一般家喻戶曉盛行於一時，而在現代對於一般酷愛文藝的人，殊難引之入勝。”

竺師推崇“詩禪”，喜愛嚴滄浪與蘇東坡的詩。他認為嚴滄浪的主張“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最深得其心。

對歷代詩僧如唐貫休、皎然，宋中峰、永明，清之憨山、雪峰等詩作，“分不出是詩是禪，多半是感情的流溢，理性的發明”；對近代八指頭陀和曼殊上人的作品，認為“前者見理抒情之作俱有，後者則極善抒情之作，不過在他的詩裡少有佛教思想的詩，詩人之詩而已”。

當時大醒法師談了竺師〈讀高僧山居詩〉十首，寫信鼓勵說：“每讀新詩，喜甚。君詩才天就，將來大有可觀，非吾所能及也。望多讀古人佳品！”

竺師早年與通一法師合作出版了一本詩集《石火集》，當時他廿二歲。此集有不少佳篇妙句，茲錄下幾首以供吾儕共賞：

白湖秋晚

閑來曉坐白湖邊，一碧秋光霽色妍。
紅樹經霜燒水底，白雲拖樹抹峰巔。
風吹萍轉游魚喜，病後心情止水禪。
極目煙波彌漫裡，乘舟我欲枕書眠。

秋日過曼殊上人塔墓

絕代才華今已矣，空留遺蹟映泓澄。
秋風殘葉無顏色，猶憶當年漂泊情。

芒鞋破缽自飄零，不是尋常雲水僧。
懺盡雲情歸寂滅，法身無滅亦無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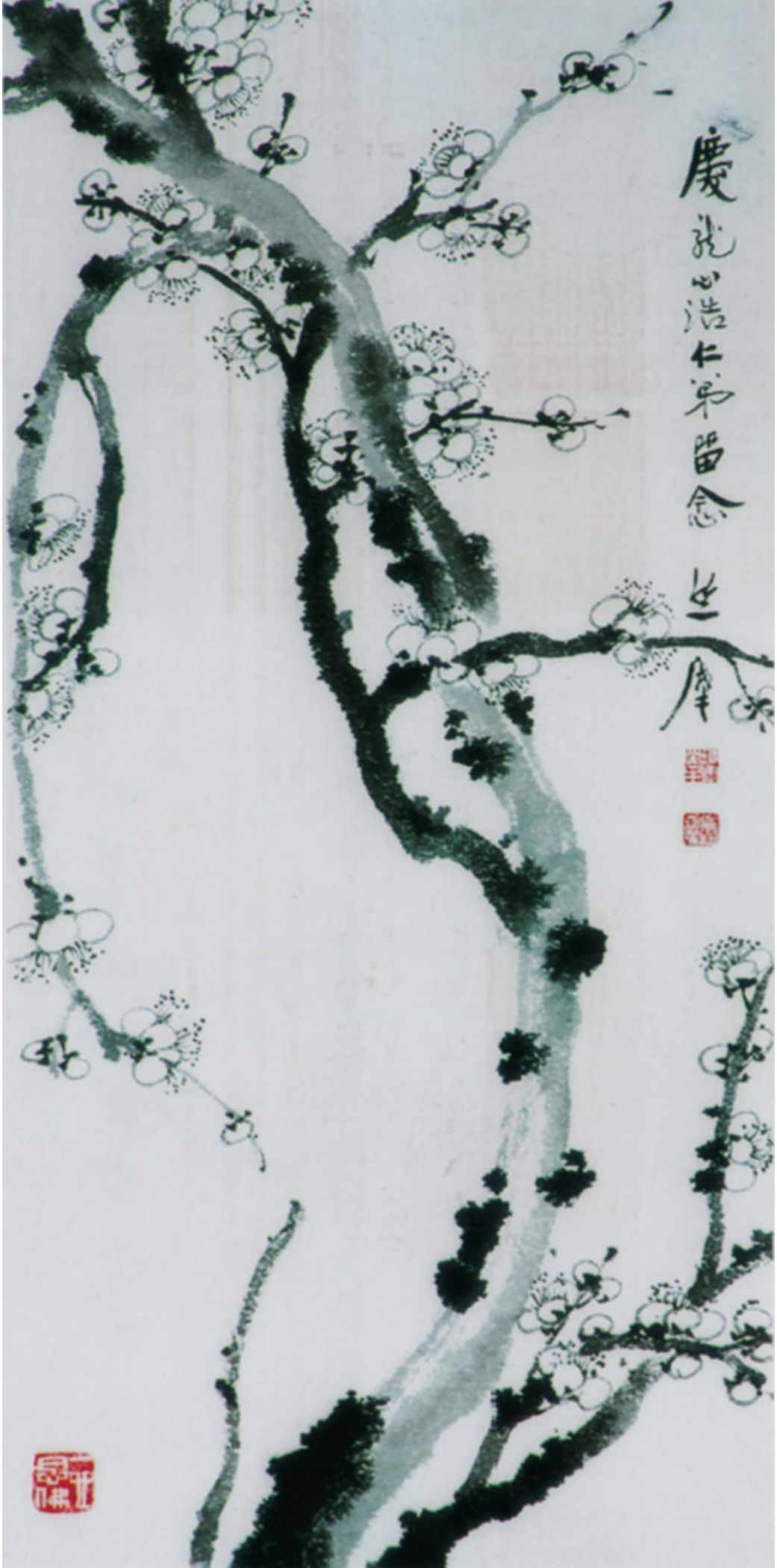
寒夜讀高僧山居詩十絕（選三）

推敲雕琢非為是，流露閑情貴率真。
笑問吟風弄月客，誰同運水搬柴人？

苦奏無弦一曲琴，高山流水少知音。
一鈎冷月詩僧境，幾樹寒梅高士心？

不用希夷一覺眠，威音那畔悟詩禪。
已將雙眼憂時日，灑作山間澹澹煙。

竺師的詩雋永豁達，筆下無不透露禪心哲思。這與他豐富的學養、閱歷、才學相結合，才有如此博大的胸襟環視宇宙，睥睨古今。長年漂泊，去國離鄉，竺師常有感而作、意境高遠。如早年隨太虛法師在〈福州洋舟中〉云：



倚立樓船上，波光蕩四圍。
遠山青入黛，斜日碧沉輝。
濤急鷗欲沒，風高雁獨飛。
天涯煙水濶，漂泊幾時歸？

竺師駐錫南洋後，泰馬兩地詩人於每年中秋輪流主辦“中秋雅集”，頻頻邀請德高望重的竺師參加。為提倡詩風，竺師每有佳作“奉和”之——

為賦七屆中秋雅集二律

送爽西風滂暑收，中天桂柏正當頭。
山川信美銀蛇舞，品物咸亨玉粒稠。
可有鴻文驚宇宙，寧無椽筆寫春秋。
鷗盟七屆賡騷韻，竚看瑤詞孰最優。

雅集扶輪志不移，每逢佳節倍興思。
立言端賴人文振，正俗須憑德化施。
漢粹宏揚堪衛道，楚騷續響合匡時。
古今詩教原無類，如月經天處處宜。

又如有贈余詩序云：“丙辰冬，余自雪梨遊化回檳，得浩千居士由菲來簡，謂將之臺島並出畫集屬題，寫此寄之。”詩云：

吾客澳州汝旅菲，天涯行腳不停蹄。
江山風物皆堪畫，宇宙為廬造化師。

竺師雲遊尼泊爾，訪鹿野苑、藍毗尼園、望喜馬拉雅山，也有詩紀之：

鹿野苑

法化欣初創，優先五比丘。
四含闡至理，八正契真修。
淨地無塵擾，靈囿有鹿遊。
經行三繞塔，懷古意悠悠。

竺摩上人閉關之時，浩千居士偕郎靜山大師（左）前往探望留影。

藍毗尼園

名園降跡藍毗尼，
惟我獨尊憶本師。
七步生蓮千古少，
九龍吐水十方奇。
婆娑難覓無憂樹，
寂寞尚留大術詞。
器界無常堪太息，
邊風吹拂雨如絲。

自瑞蔭山望喜馬拉雅山

遙望喜馬得三峰，
一鬱能嚐全體同。
信有療饑山色在，
千年積雪未消溶。

竺師的題畫詩很有特色，因為他的博學與詩才，加上他對畫的深入體會瞭解，寓禪意於山水花鳥間，給畫作添增了無限的意趣禪悅。猶記得竺師題我一幅中學時期所作的〈松鶴圖〉：

松風吹入作松濤，孤鶴離巢刷羽牛；
夜半道人騎過海，一輪明月碧天高。

又為我題〈柳桃雙燕圖〉：

凌雲一笑見桃花，三十年來始到家。
吩咐窗前雙燕子，罔知禪意莫喧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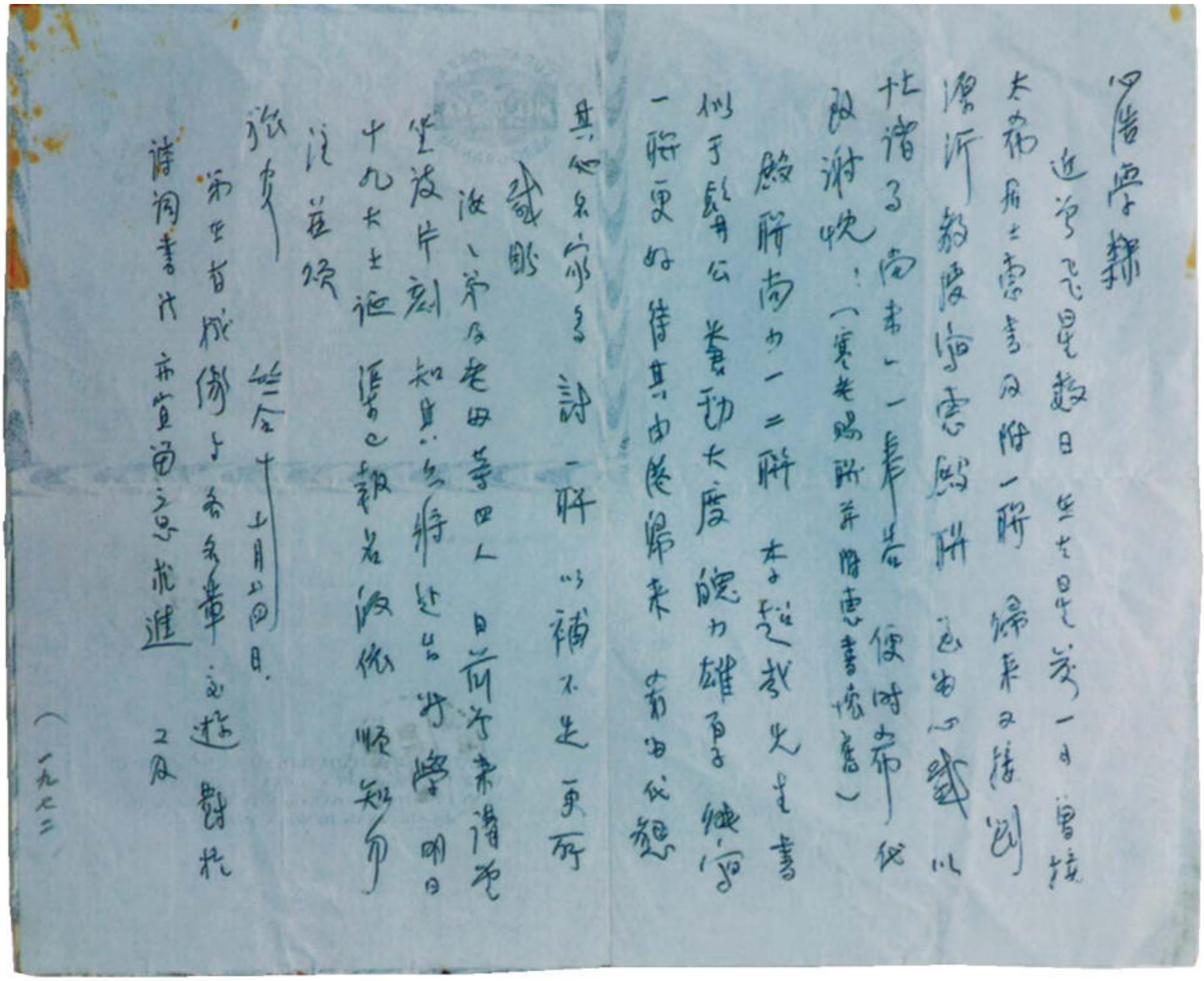
竺師題我的畫甚多，現抄幾首與大家共賞：

浩千畫蘭山僧補石並題

芳蘭生幽谷，壽石與之俱。
不知秦晉亂，磊落自如如。

題浩千居士近作〈二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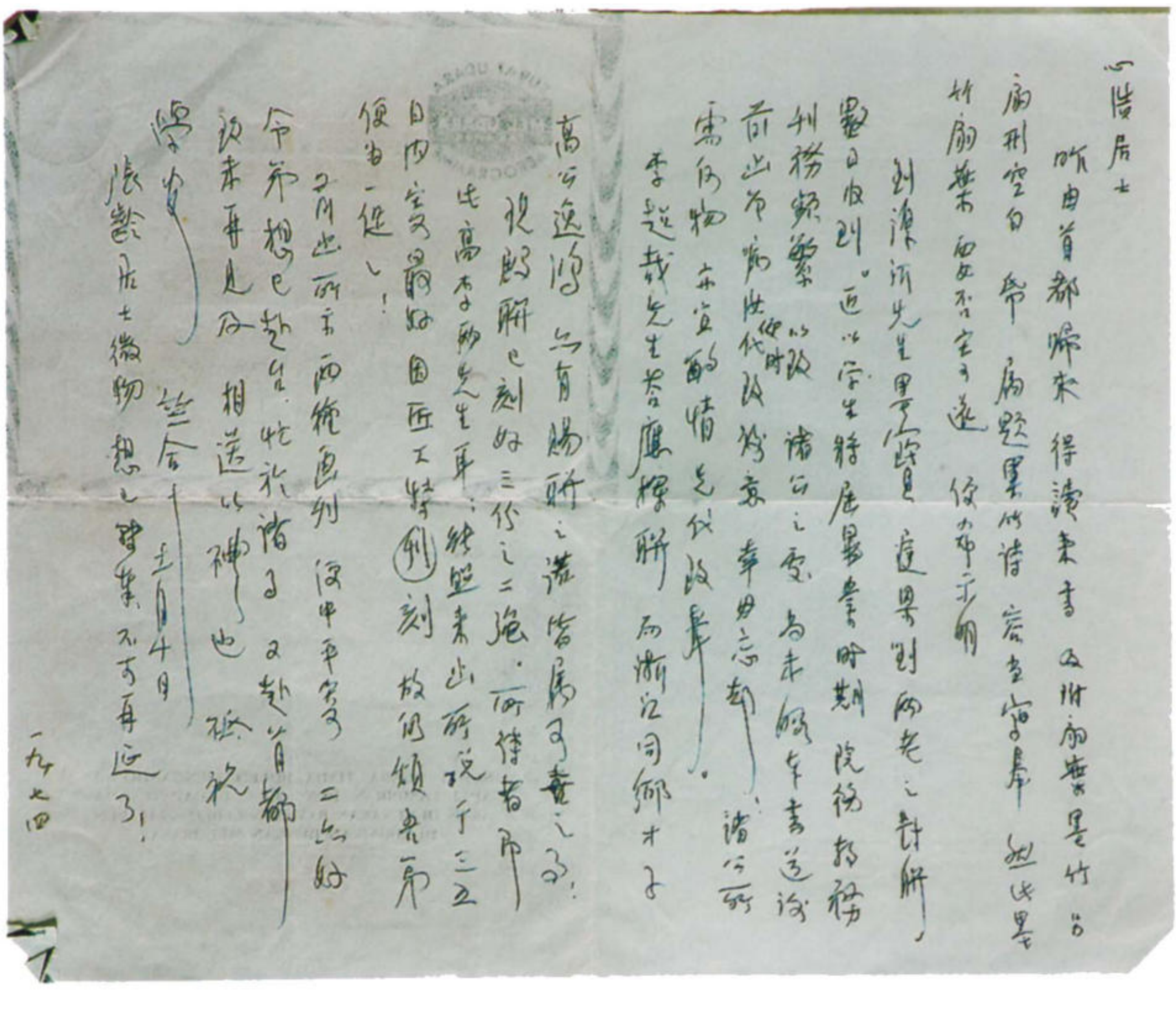
梅香餘冷艷，松矯似遊龍。
眼裡乾坤小，千鈞筆力雄。



心香学棣

近承飞星数日 先生星笺一封 曾接
太希居士惠书及附一联 归来又续到
澹沂教授寄惠贺联 益增心感 以
此诸君尚未一一奉告 便时希代
致谢忱！（寒老赐联并附惠书怀念）
骏联尚有一二联 李超哉先生书
似于髯公 贵劲大度 腕力雄厚 纯写
一联更好 待其由港归来 希为代恳
其心不宁多 诗一联 以补不足 更所
感盼
汝、弟及老母等四人 日前至弟来谓老
先后片刻 知其多特此告 好学 明日
十九大士诞 集已叙名 汝依 顺知为
泛泛並候
孫安
兰令 十一月廿四日
弟在首都像上各家笔迹 对联
请用书法 亦宜留之 恩求进 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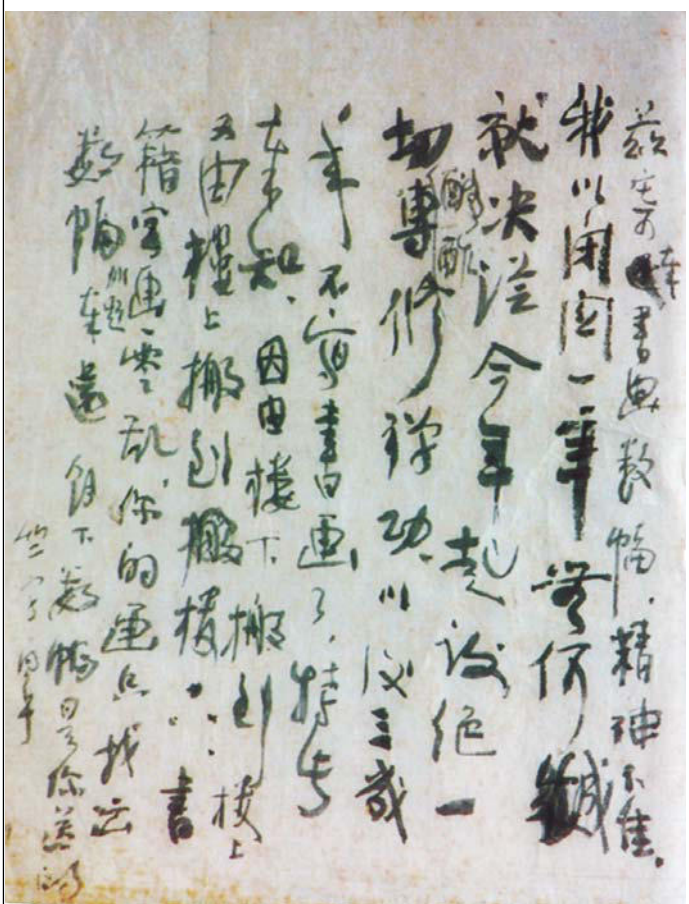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



心畬居士

昨由首都归来 得读来书 及附扇叶墨竹 亦
扇刑空白 希为扇题墨竹诗 客室寄奉 想此墨
竹扇叶 安否宜于送 俟加印示明
刘澹沂先生墨宝 这是对两老之对联，
数日收到。近以学生特居暑寒时期 院务杂务
刊务频繁 以致（俟时）诸公之爱 为未能作书道谢
前此为病 然俟代致将来 幸毋忘却；诸公所
需何物 亦宜酌情惠代致奉。
李超哉先生书应楼联 为浙江同乡才子
高公逸鸿 亦有赐联之诺 皆属可喜之事！
役联联已刻好三分之二矣。所待者即
先高李两先生耳，待照来此所挽于三五
日内完最好 因匠工特别刻放假须要即
便当一起之！
三月此所亦两纯画列 汝中平安 二点好
令弟想已赴台北、往诸多 又赴首都
设来再见否 相送以礼也 祇祝
学安
兰令 十二月四日
张龄居士微物想已暖惠 不可再送了！

一九七四



題〈墨竹〉

虛心秉高潔，不受纖塵侵。
五月檳榔下，蕭蕭風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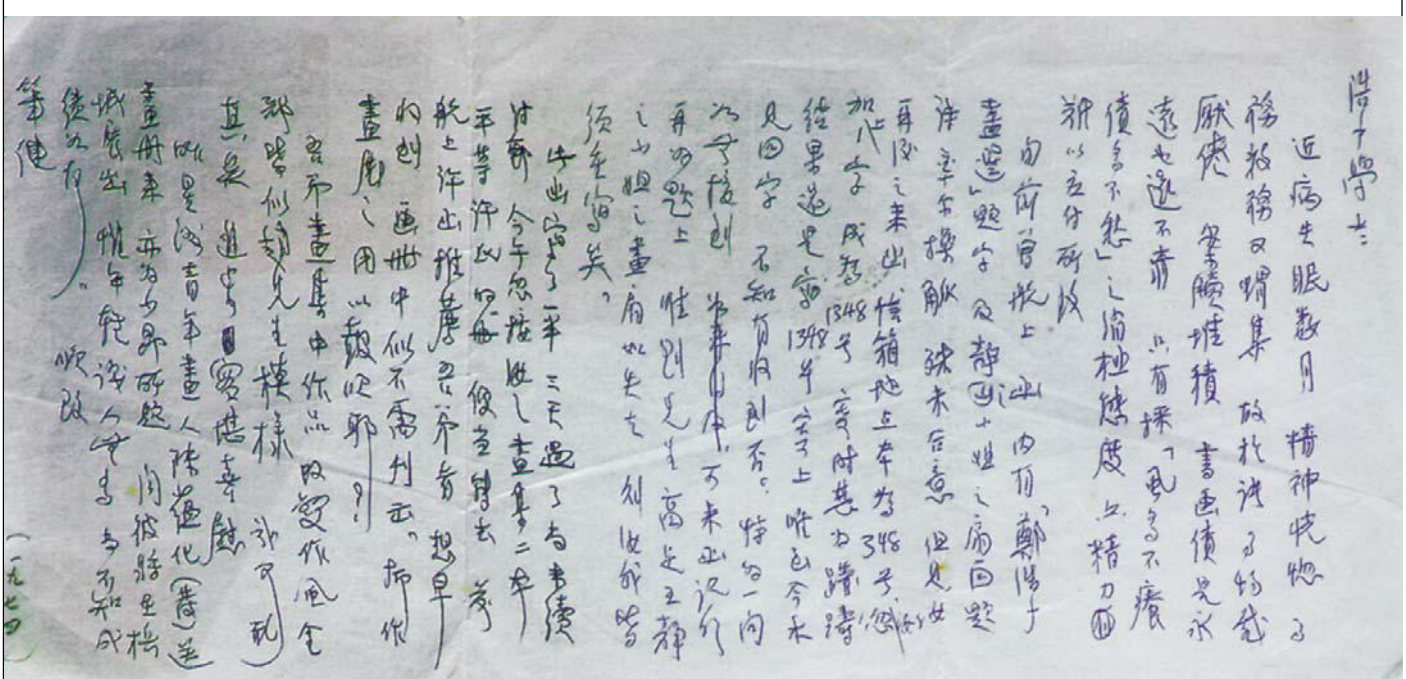
題〈柳葉鳴蟬〉

秋柳疏如線，蟬衣輕似紗。
雅人多傷感，清吟對斜陽。

題〈花鳥〉

勞生贏得一枝棲，青翠黃鸝各自宜，
百囀何須求世解，薔薇相對兩心知。

竺師所書的對聯常在各國各地寺院山門大殿莊嚴地刻製陳列。如題雁蕩山靈巖寺：一柱擎天挹秀 / 萬峰湧地爭妍；題香山寺：香煙縹渺世情淡 / 山月玲瓏禪意清；又題雁蕩山靈巖寺：勝地有緣方可宿 / 名山無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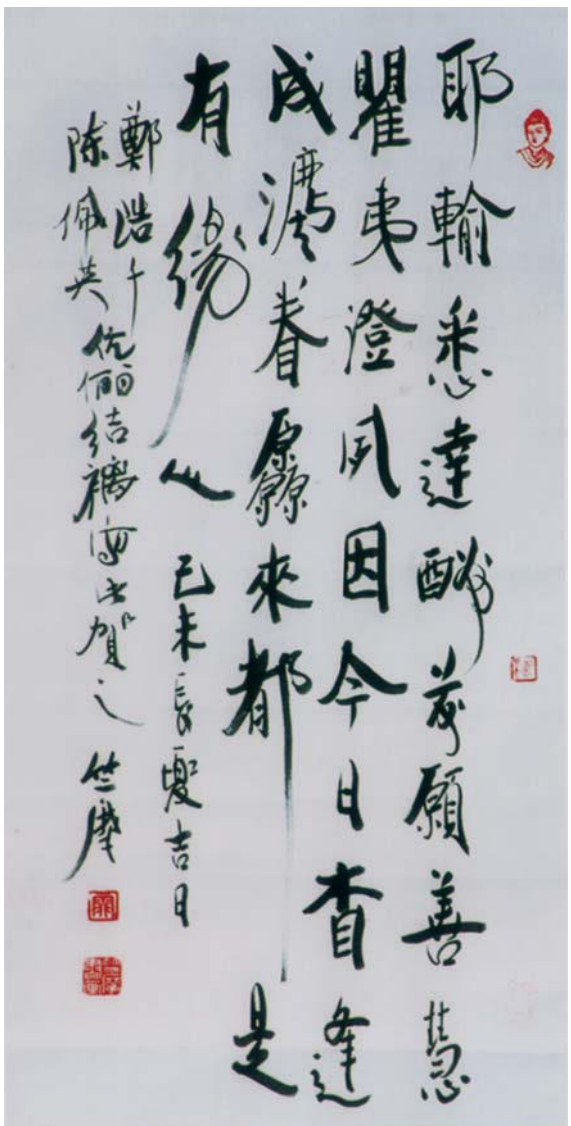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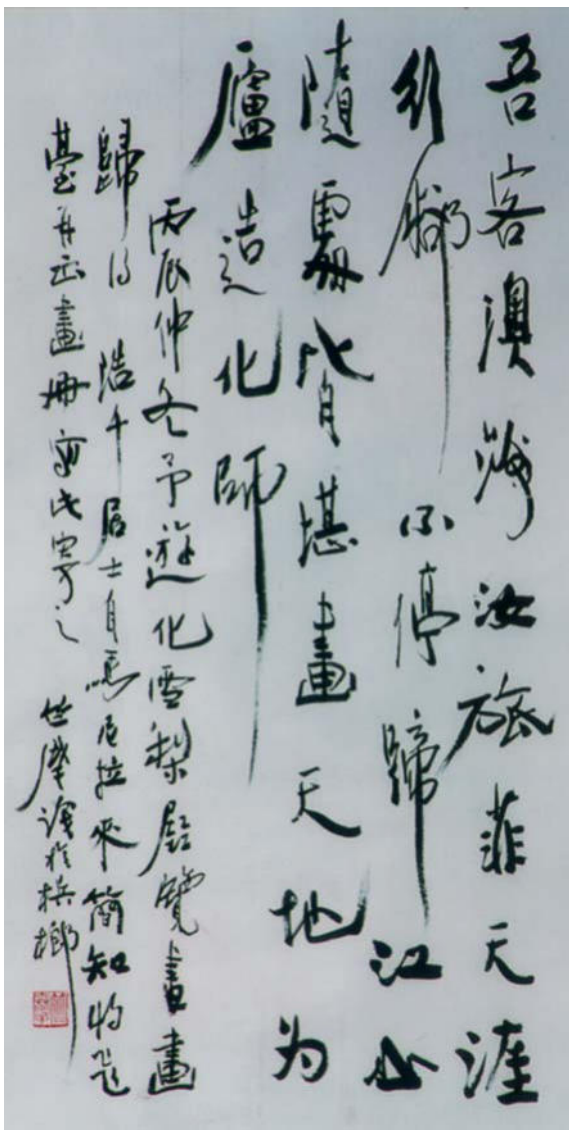
難遊；題美國檀香山檀華寺：檀山風物春常在 / 華國文明遠亦揚；題臺灣大願講堂：貝葉成文慈雲永篆 / 禪心凝彩法雨飄香；題浙江天臺國清寺法堂：宗依法華義釋五時八教 / 觀止行在總持百界千如；題廬山遠公祖堂：採菊東籬淵明耻俗開三徑 / 慕蓮結社慧遠求真老一丘；題杭州靈隱寺：靈山說法鷲嶺拈花一代教宗開頓漸 / 隱跡叢林觀空蘭若三乘大小自賢愚；題浙江虹橋淨宗寺：南海泛慈航綠映雲濤千疊浪 / 西池多勝景紅生蓮萼萬枝花；題福建仙遊會元寺：會三歸一法華開顯成圓教 / 源遠流長般若融通遍大千。

應各方之請，竺師總不負眾望，花不少時間為各寺院道場撰聯並親自題畫，肯定的是，獲得竺師的撰聯書法，各方之珍愛可知。

竺師也曾為自己主持的三慧講堂撰過幾幅聯，如：朝夕用心我得一燈傳無盡 / 往來為客君歸三寶樂自悠；三學圓明一念興慈能濟物 / 慧眼無礙十方救苦可尋聲；三德圓成八識六根俱解結 / 慧音普被四生九有盡超昇；三德圓修獅吼龍吟施法雨 / 慧心普攝人間天上仰慈云。

每當高僧大德圓寂，竺師總會及時撰寫輓聯，甚至應其他單位友好之請代作輓聯。這種應時之作，竺師有時犧牲睡眠及休息時間，絞盡腦汁，爭取第一時間一揮而就。茲此選錄幾幅輓聯 —— 悼百雲恩師：樂鳴花迎娑婆悲失慈和客 / 預知時至極樂欣添大覺尼；悼白聖長老：臨濟堂空剎竿推倒法燈息 / 伏曇花謝經壇冷落雨聲悽；輓畫哲高劍父居士：談禪如友論藝如師十載喜相知僧俗形忘融至理 / 泰山其頹樹木其稼一朝驚永訣冥陽路隔悵浮生；輓道源院長：三年親教感恩深難忘法乳 / 萬里參訪慚德薄長憶慈容。竺師寫來都見真情流露，感人至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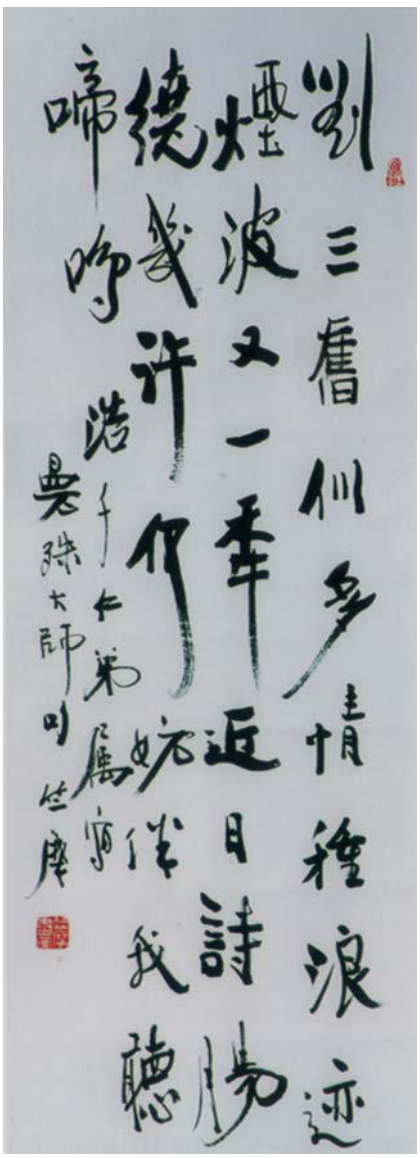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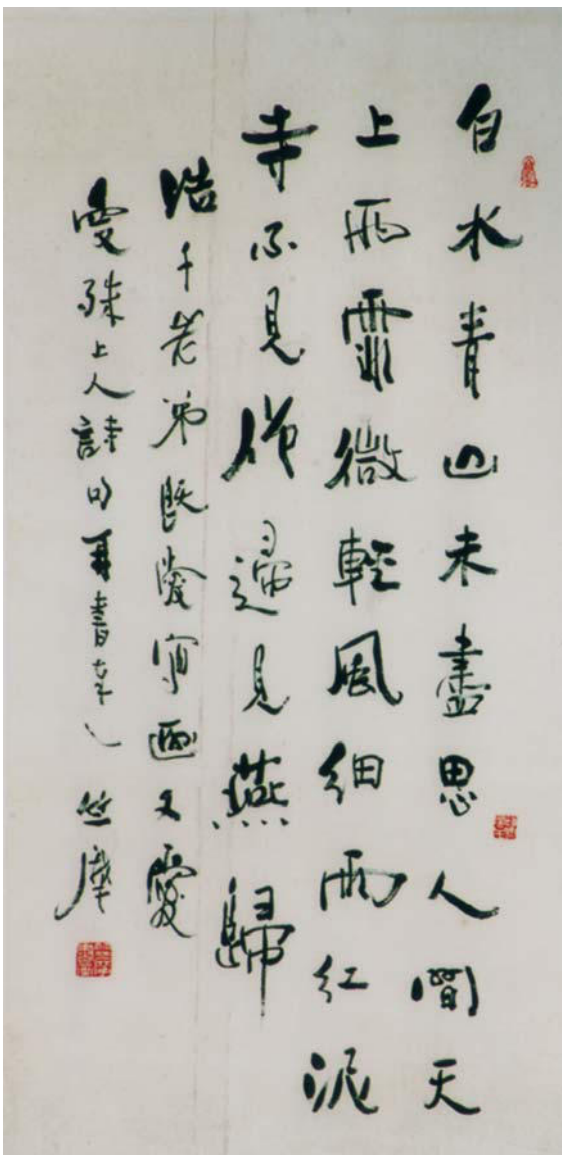


竺師的書法，早在澳門時期，被高劍父先生發現稱贊不已。之後，竺師向高劍父先生學畫，而高氏向竺師學佛，兩人亦師亦友甚為融洽，彼此引為知己，這也是藝壇佳話。

竺師早年對書法下過很深的工夫，對篆、隸、楷、行、草都全盤涉獵。因為他基礎好，眼界寬，境界高，胸襟大，學養好，所以落筆若有神助。竺師尤注重宋人“尚意”精神，用筆婉轉自如，奔放流暢，達到“筆隨心行”的境界；而在佈局上，字與字上承下接，所謂行氣，基本上是獨立而不連接，而在排列上之粗細大小長短，或動或靜，用墨或濕或乾或左右顧盼，像一曲優美的交響樂，引人入勝，令人陶醉。

著名學者詩人梁寒操先生是竺師在港澳時期就認識的好友。梁老對竺師的詩書畫都很推崇。上世紀70年代初，我有幸隨師出席善導寺悟一法師準備的“粥會”，席間年紀最長者為一百多歲的李石曾先生，還有八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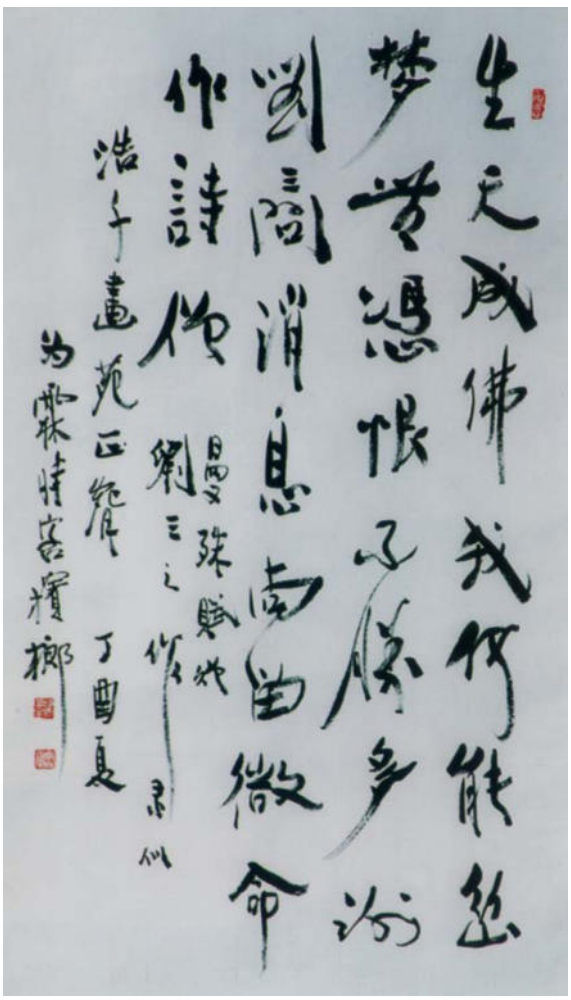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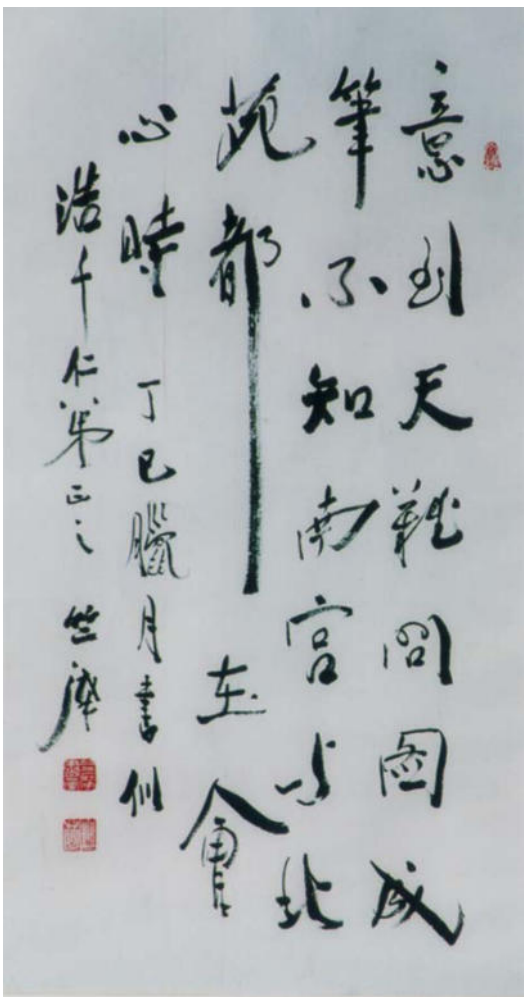


以上的錢穆博士及夫人、馬壽華、郎靜山、劉源沂等。席間，悟一法師向我介紹各位前輩，也向大家提及我是竺摩法師的學生。原來席上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竺摩法師。梁老當時說：“竺摩法師的書法很超脫，不食人間煙火。他是在寫性靈，是一種素養，是很高的境界，像鄭板橋的字一樣，不可學，也學不來。”錢穆博士深有同感，還談到他們早年互相贈送書法的往事。

竺師收藏不少碑帖。他說學習書法除了臨摹還要時常讀貼，有了領悟便在潛移默化中發揮出來。

竺師交遊廣，以前追隨多位佛門大師，又主編《覺音》、《無盡燈》雜誌，與各界文士名流有書信交往。在他的收藏品中，有弘一法師、葉恭綽、豐子愷、白聖法師、太虛法師、曼殊法師、于右任、高劍父、梁寒操等，非常珍貴。他很欣賞草書，但考慮到為





各界書寫的匾額對聯的實用性，也就以比較平正端莊的筆調出之。竺師有時給我寫信，率意隨心，潦潦草草，讀來真是痛快！竺師有一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為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也可見其書法不凡。

竺師所用的圖章，許多是出自名家之手，如鄧爾疋、羅叔重、陳風子、陶壽伯、張直厂、張丹農、馮康侯、林千石、陳語山等。有一串菓核竹根，由羅叔重刻上〈心經〉，竺師很是喜愛，有時拿出來細細摩挲把玩，鉤起許多往事，聽他娓娓道來，其樂融融。竺師也有電版製的印章，他說有些石章年久損壞，或搬遷或旅途遺失，便把印文製成電版。又說高劍父先生也常如此，假如有些鑑定家鑑定高劍父先生的字畫，認為他的用章是電版印出，不是石章印出的效果，要問此作是真是假？竺師祇是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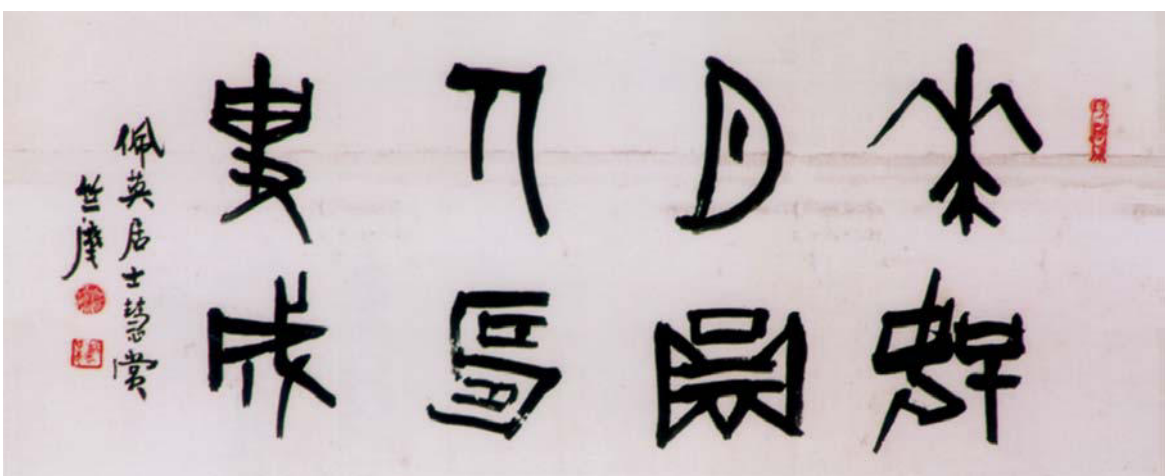
大家知道竺師曾隨高劍父先生習畫，有些臨摹高氏的畫幾可亂真。竺師後來也兼學各家，吸收養份。竺師告訴我，高氏希望他走寫實的畫路，並注重寫生。由於個性使然，他後來也像他寫的書法一樣，走“尚意”的寫意作風。當竺師要離開澳門歸雁蕩時，高劍父先生寫了一篇文章，盛贊竺師的繪畫才華，也提到竺師與他“道背而馳”的畫路。竺師曾說這篇文章想找出來給我看，卻一直

找不到，引為憾事。高劍父先生當時也畫了一幅三顆舍利子的〈舍利圖〉贈別竺師。這幅〈舍利圖〉祇在小橫幅右下角畫了三顆舍利，互為呼應，以淡墨枯筆圈出三顆舍利的圓形，以淡紫色略施光影，而其餘位置則是一篇長文描寫此舍利子的來歷，並書上款云：“竺師歸雁蕩謹此印證。”

某日下午，竺師又取出〈舍利圖〉讓我欣賞。當時我正學習高劍父先生的書法，窮半日之工，我替竺師抄下這篇潦草的長文。竺師說，一般人看不懂這麼潦草的字，要留一份端正的供人辨識。現將高劍父先生〈舍利序〉抄錄如下：

襄予行腳師子國時，一天竺僧伽出眎佛舍利三顆，骨質如圓珠，五色光瑩，堅如金石，變化神通，常在具足，經無量劫，不為一切物所壞；復於古身毒甲谷它之佛教總會

嘗頂禮敬觀所供奉之佛舍利。老僧云此是世尊之膊骨，世尊入滅荼毗時，八國國王舉兵爭舍利之碎身舍利。顯師《佛國記》云：“獅子國三月出佛齒，供養王前。”今錫蘭寺乾地湖畔之佛牙寺，循古制於三月間舉行禮佛齒盛典。十方善信，羅列禮拜，予亦隨從頂禮，此亦為佛之碎身舍利者。《金光明經．舍身品》曰：“此之舍利，乃是無量戒定慧之所薰馥。”按舍利梵語作沒利羅，又曰馱都，譯作靈骨。有三種色，白笆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亦云五色，其說不一。昔阿育王嘗發願於一四天下，造八萬四千寶塔遍供舍利。相傳震旦流傳八顆，今唯四明之阿育王寺，尚存其一。隨各人之福德淺深，所見各異其色，其色要以見白色者為上根，其信然乎。竺師歸雁蕩謹此印證。佛曆二千五百零六年十月佛弟子薰沐敬識。劍父。



竺師圓寂後，我經多番尋覓，從高劍父先生遺稿中找到這篇寫於1949年的〈山居題跋——讀竺摩弟近作〉，全文如下：

自身毒僧伽攝磨騰竺法蘭等隨漢使蔡愔東還洛陽，傳其藝入中土。印度佛像，皆僧人禱佛示現、虔誠躬畫者。自時厥後，我國佛徒，能通法者，代不乏人，如唐之貫休，宋之牧溪，是其著者；逮至明末四大名僧、八大、二石，各擅所能，復多創製，距今三百年矣。惜嗣響寥寥，慧燈日暗，靡獨藝事也。

竺摩弟為現代詩畫禪，年甫弱冠，文名藉甚，詞章書畫，早已傾倒時流，殆願繼承四大名僧而重振宗風者。又其書法有甚古者，在金文、甲骨、造像之間。所自書詩稿，聞多為行腳時口號，佛智騷魂，其於人生觀，蓋已徹底了悟，故句多沉痛抑鬱，而悲憫眾生懷，往往見諸字裡行間。畫則山水、人物、花鳥、魚蟲，應有盡有。予嘗勉其多畫現實

生活人物，暨釋尊事蹟，以覺俗世的蠢眾生。彼深以為然，矧對予舊作〈生老病死〉、〈眾生平等〉二圖推崇備至，是甚有世道人心者。彼嘗認為得意之作，有〈寒江夜泊〉、〈孤村暮雪〉、〈乳糜供養〉、〈雪村圖〉等，雖非悉力專攻，而筆法空靈雅逸，能發揮我東方線條之美，賦彩亦蒼潤古厚，了無塵俗煙火氣，蓋亦蒲團上得來者。

佛像喜撫曹吳遺意，頗得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妙。山水花鳥，亦孤高淡遠，表出其菩提自性之清淨本來，復能反映現實。風景中以雪景為多，雪景中又以配水雲為多，蓋寓行雲流水、歲寒明潔之意歟？其亦參究妙締，是以禪理入畫者。觀其作風，亦有與我道背而馳，了無執着者。大抵其觀念，則仍不離乎有情世間，是又出世法與世法打成一片矣。竺摩弟將歸雁蕩，出其近作，邀予評騭，爰綴數語歸之。

我自1969年離開檳城赴臺深造，大學畢業後又遊走四方，居無定處，在好長的一段時間，與竺師的通信頻繁。由於多次搬遷，現存竺師信札數十通，很多未具年月，祇能從內容略知時間。從竺師這些來信，可知他為繁忙的寺務、課務、院務、文債、書債及在家弟子的俗事而勞累，可說耗盡心力。竺師多次在信中說：“且畏為文，寧挑大糞矣！”

茲選錄幾封竺師的信借以懷念及感恩他對我求學習藝過程中的鼓勵、提携和關愛。

竺師的信，有時用硬筆書寫，有時以毛筆寫在零碎的宣紙上。有些信筆精墨妙，可當一幅完整的書法欣賞。如：

浩千弟：

三次寄來字畫三十多幀先後收到。第一次寄檳的十幅，在回檳的十日內題好，一張梅條幅甚好，我注意要把它題好，放在最後題，誰知弄巧反拙，五言詩第二句題漏一字，第四句又將冷艷寫作無語，美中不足。當時已電汝弟慶山取去此十幅。

第二(次)寄星之字十數幅，蒼勁欲擬劍老，惟工夫未純，火候不足，尚須多下苦　(功)。又初作書，宜先寫條幅，大中堂似不須寫得太多。蓋小幅容易控制，大幅狂放，宜在後作。第三次寄來蘭花等費去兩日才題好，題得太多，精神不濟，或漏字或筆走樣，但大體尚可。小方塊太多，二塊留下。又柳蟬留下一幅以補前許之數。其中一幅想補柳葉已忘，汝可自補幾塊算了。

我傷口雖愈，內部未妥，醫謂須三月至六月休息，始可恢復。現僅略事閱讀，不能坐得太久。十餘日後回檳閉門修養，一切文事及展畫皆暫作罷，餘不一一。　　竺合十。

在另一封信中竺師寫道：

(……) 知書畫皆在猛進中，可喜。吾日忙講務、教務及馬星兩處殿堂之建築工程，仆仆風塵，耗盡精力，故他事每多未暇及。(……) 習字之道，古今名帖多臨多看，放大胸懷，便可魄力雄厚。從少昂學畫、太希學詩、起哉學字，均為難得機會，好自為之。

竺師的確是生活忙碌，為“三慧講堂”及新加坡“佛緣林”的擴建工程及美化裝修頗費心力。當時我在臺灣代請幾位書法家為新寺院殿柱書寫對聯，由於速度緩慢，竺師屢屢來書催促：

心浩學棣：

近曾飛星數日，在去星前一日，曾接太希居士惠書及附一聯，歸來又接劉源沂教授惠殿聯，至為心感。以忙諸事，尚未一一奉告，便時希代致謝忱。(寒老賜聯並附惠書懷舊。) 殿聯尚少一二聯，李超哉先生書似于髯公，蒼勁大度，魄力雄厚，能寫一聯更好，待其由港歸

來，希為代懇，其他名家多討一聯，以補不足，更所感盼。

諸公之聯，如奔走不礙學業，越快越好！因新殿堂月內竣工，祇待陸續刻聯耳。

汝之弟及老母等四人，日前曾來講堂坐談片刻，知其亦將赴臺升學，明日十九大士誕，渠已報名皈依，順告勿注，並頌旅安！

竺合十。十月廿四日。

（弟在臺有機緣與各名輩交遊，對詩詞書法，亦宜留意求進！又及）

竺師於1974年的賜信說：

浩千學士：

近病失眠數月，精神恍惚，事務教務又為蝟集，故於諸事均感厭倦。案牘堆積，書畫債是永遠也還不清，祇有採“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之消極態度，亦精力難應付所致！

吾弟畫集中作品，改變作風全部皆似趙先生模樣，幾可亂真矣，進步實堪喜慰。

諸公之處，尚未暇奉書道謝，前函曾囑汝便時代致謝意，幸毋忘卻！諸公所需何物，亦宜酌情先代致奉！現殿聯已刻三分二強，所待者即此高李兩先生耳，能照來函所說，於三五日內寄最好，因匠工待刻，故仍煩吾弟便為一促！

1976年我從英國倫敦寫信給竺師，內附近作請他題字。竺師很關心，寫信給我四弟慶山（又名慶福），深怕我的畫來不及在倫敦展出。竺師的信說：

慶福居士：

汝哥慶龍浩千前日曾從倫敦航來兩畫，請我題詩後即寄汝趕緊裱裝待用。吾今將兩幅題好欲寄，發現彼寄來汝之英文地址似有問題，大家看了有的說雙溪檳榔，有的說浮羅山背，有的說巴力，而沒大地方名字。現為爭取時間，先代你拿到頭條路大吉祥裝裱壓鏡，大約四天可裱好，望你接信後在十六號或十七號來取去為盼，因恐把畫寄失了，故祇好代勞如此做。

接此信後，望早給我消息，並寫明你的中英文住地！又畫裱好甚濶，不知如何寄才好，應有個打算。

祝你好！　竺摩合十　十一月十二日午

80年代初我作環球之旅，由新加坡出發經印尼、澳洲、大溪地、西印尼群島、南美洲、北美洲，繞歐洲而歸，前後年餘，在旅途中舉行畫展，也與竺師保持書信聯繫，可惜萍蹤未定，竺師給我的信有許多未收到。1982年我在巴西收到竺師的信：

浩千仁者：自千里達及南美洲來函均悉，半年來為療養傷口，多居星洲，每次回檳看到來函，知你又轉移陣地，音書難達，故未寫字。茲寫溥心畬語附上，看汝能否及時收到？日前在隆，友人車去丹青畫廊，亦曾上樓訪慶山，皆知汝已至南美洲，舊曆歲後回馬也。

附來多片，書法亦然。努力下去，必有更大之造就，在藝壇放異彩，勉之。順訊旅安！　　竺合十　一月十七日

1984年，收到竺師寄來賀年卡片 ——

浩千居士新禧：

賀卡收謝！吾前自隆返檳即探詢汝之畫展消息，除聽葉心恆(國禎）校長謂全塲之畫，甚多為我所題，但不悉購去幾何？成績又如何？都在念中。檳城為貧瘠之地，能購畫不多，故有所懷念也。新年如來檳，希過我一談。忙於諸務，此卡遲寄恐你已返砂州之自在居也，尊院恐未裝電話，曾從丹青幾次探詢汝之行止，俱無所得。名正具。

1984年竺師來信 ——

心浩居士：昨天廿九號才接二幅(在寶林兩幅已取回否？），想不到首都寄到檳城也需要一週時間，大約幾天放假的關係。

平常少看石濤的彩色山水，水墨畫則平淡無華。今現所作彩色山水，恬澹雅緻，甚為可喜！雖謙言學石濤，實已根據石濤筆法，已變出新的面目。吾弟以勤於寫作，精力充沛，數年來在畫藝有大躍進，也是天才的流露，望你自已好好地愛護和培植，向藝術掘發寶藏，當還有新的發現與創造。

你的草書亦漸秀氣，宜繼續鍛鍊。前寫贈我的“青山橫北廓”條幅，可以照寫多少，到畫展時參加幾幅，標價不必太高，不妨一試。在學習中求進步，久之亦必有成就的。

高老師的山水——〈高峰獨立圖〉為我寫的，已四十年。峰之背面夕陽殘照的赭色已褪去，本想添多少淡赭色上去，當時王心省赴隆已趕不及，祇好待你展好帶回來再添些赭色上去，比較新一點更好看。在沙展後，情形告我！

順問　近祺！　　竺合十　九月卅日

1985年竺師來信 ——

浩千老弟：

開學已多時，泰國畫展想已結束園滿歸來，成績美滿否？在此不安時局，時時展畫，成績能夠過得去，就算很好了！

有見到林耀居士否？

你說回來寫畫，祇要你有時間有興趣，就可寫些條幅寄來。

上兩個月，我患大便不禁，精神很差，勉強提筆，所以屬寫的四聯，除了寫給貴院一聯尚可，其他三聯都差。饒律師一對較好，惟聯語尚欠理想，以後有暇當再寫過。能夠作聯語來我寫，則更快。

年事漸高，記憶退化，腕力不足，不論作畫寫字，已難如前得心應手，揮灑自如，可憾！

我為避免許多酬酢，方便禁足，不出房門，不越一步，已一月多。如有來檳之便，可過我談談。即訊　筆健！

竺合十　八月廿二下午

有一次我受邀在吉隆坡演講“嶺南畫派開創歷史與作用”，把報章刊登演講全文托友人帶呈竺師。竺師1985年9月26日來信 ——

心浩居士丈室：

日昨偶翻舊書本，又得像達摩的圖片三張，急為複印寄上以作參考。潑墨畫，佈局既定，就要大膽發揮，氣勢縱橫，才會顯出筆力。吾弟英俊，頗且創新精神，當能構思突破，運腕如意，所欲得成。

昨得鍾靈同學携來剪報三張，即老弟由黃乃群主持第二次在隆公開演講“嶺南畫派開創歷史與作風”，對二高一陳及其門下名手，約略均有提到。惜久居沙田的伍佩榮女士等，亦為劍門之錚錚者，未見提及。劍老少年家貧，從居古泉處學成出來（伍亦居廉學生），無處安身，亦無錢買畫參考，居公乃介於伍彝莊(畫家亦收藏家）。伍為羊城巨富，收藏古今名畫不知其數。劍老寄居其家數年，把所有名畫臨之無遺，然後東渡升學，及創造折衷派，似皆基於此。伍佩榮即伍彝莊之愛女，三十年前，余在港，於沙田常有晤面，聞已去世，不知確否？

如有已成之作，望早郵來。劍老字畫及舍利畫序，如有需要，容攝影及抄示寄上。

順致　筆健！　竺合十　九月二十六日

汝文參考多書而成，此間有關書畫之書奇缺，一時收得多書，亦非易！

為了指導我學習書法，竺師還寄了一些他早年所習的帖如〈曹全碑〉、〈石門頌〉等郵寄給我，並夾着小字條：

此帖選其明朗清勁者來學習，筆劃不明，氣勢不足，字身太粗者，可以不必臨摹。我有加紅圈為可習，可惜不明。竺

1974年，我大學畢業，籌備在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行畫展，並出版畫集。竺師雖在百忙中仍為我題字，並去信介紹其好支南亭法師、悟一法師及張齡居士等到場參觀。竺師當時之來信云 ——

心浩居士：

近來為極樂寺傳戒之事，兩月來皆極忙碌，無暇也無神顧他事。你的畫、扇、甲骨文聯、詩，皆已先後讀過，進步甚速可喜！

旬前曾寫好回信一紙，意謂扇及“浩千畫選”題名，均可寫奉，唯序文之類，已不暇構思，但因扇葉至今未寫好，故那張寫好的回信，又是半月不曾寄出，大約要到下月十日戒壇法事圓滿，星洲又無特別事故(一大施主病重）發生，我就可以為你題書名及寫便面了。

但是畫選題字你如符用，望再來信，或先題奉，匆此先告，並祝　進益！

竺合十　五月廿七日

竺師已遠，回想他一生修行弘法，像一個苦行僧，像他費盡心力的《無盡燈》，為這世間的眾生照亮指引着無數人生道路，開啟“三慧”。

“眾生一日未成佛，我夢終宵有淚痕。”這是竺師所書自勉的對聯。此正如陳蕾士先生贈竺師的一首詩：“文蠻誰是總難談，到處蒼生病漸酣。君本楊枝枝上水，隨風一滴落天南。”

竺師有無我的胸襟，而芸芸眾生中，我有幸得了一滴甘霖而終身受益，終身感恩。——拉雜寫來，藉留鴻爪，並誌因緣。

（2010年歲闌於吉隆坡自在居）